范太史集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二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進幸學故事劄子元祐六年十月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兖國公二贊四年四月又幸國子監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命學官李覺講易泰卦淳化五年十一

月幸國子監名直講孫奭講尚書說命三篇真宗咸平二年七月幸國學謁先師及覧三禮圖名直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廟内外設黄麾仗帝服鞾袍行酌獻之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拜又幸孔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下詔追謚夫子曰元聖文宣王先是帝曰唐明皇襃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

帝號遂止增美名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名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已而觀七十二賢讚述閱三禮圖因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慶歷四年五月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右謹進呈

乞改正先聖冠服劄子

臣伏見禮部員外郎楊傑上言唐開元中追謚先聖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今乞用唐故事衣

以袞冕之服臣竊惟祖宗褒崇先聖比之前代禮意加隆而冕服未用王者之制此蓋有司之誤誠為闕典陛下欽明稽古聖德日躋臣愚欲乞因駕幸太學酌獻之日親覩先聖服章特降聖旨命有司改正用三代王者之禮以彰陛下尊師重道崇儒之意此乃一朝之盛典聖學之美事也取進止

轉對條上四事狀十一月三十日

準御史臺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轉對奏事

臣有管見謹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專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於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

建則有强逼之患郡縣則無蕃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終有七國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於朝廷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名而夕至則為匹夫是以百三十餘年海内晏然謀閑而不興寇竊亂賊而不作

舟車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唯祖宗仁恩德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此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巡狩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內集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兩制舉

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意於慎選矣然監司有善未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問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寛則吏治茍簡遂至於怠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於苛夫觀望上下以為寛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為政者哉祖宗以來有考課

監司之法神宗時猶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望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監司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此大臣之職也古者天子親之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嘆息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兹為盛稱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謡吏多得人百姓寛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書其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貞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欲重

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
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勅京官五品以上
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
為舉者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於貞觀
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吏俟選及三
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郡縣未理由擇
人之未當也太宗又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

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印紙歷子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畧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姦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也神宗甞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

可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令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名而審察之凡當名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唯可以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

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
知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底行
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
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
癃不能任職者與宫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
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到官則委
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而行黜陟焉
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得人

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而已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為等文具而已非有賞罰使人勸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臣使慎擇監司而專考之又使大臣代陛

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
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
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資
序實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嘗受詔與兩制同舉
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者間有一人應
格又衆論未以為允雖由舉者審知人才不廣實
亦拘礙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

者多不拘資序或特除選人故立此法矯枉過正
臣愚欲乞參酌前後條制裁處其中應舉監察御
史取第二任知縣以上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
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祿官並以奉議郎以
上所貴資序稍寛易得應格無收衆才益廣言路
亦經久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仁宗時每
邊臣闕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

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乏豈人才獨多於今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初為監司者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陜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經歷已多

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強朝廷以其經歷亦倚仗而不憂夫人雖有聰明絶人之才若未嘗自覩終不如親歷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寛者則以為不才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為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擢是故才與不才兩皆廢壞而資序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深懲監司刻薄

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每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試之戶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然後出為都轉運使邊臣有闕於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今監司除授無法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卻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在三路者或久而

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常乏也今若復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於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必衆矣

一臣聞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

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於
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
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
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
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
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
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

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為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殺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賊衆多制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窜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并

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逄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為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為法乎當以季漢為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賊滿三匹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虐以寬稍輕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遞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死

刑然今編敕所定盜贓猶重於律三倍葢承五代刑罰世重𢦤之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猶視此州縣如蠻

猶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為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為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為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

有不治其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為權時之宜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讎一切以擊斷為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為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

羸民多奸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為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其刑亦不輕矣若行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見此數十州之民無樂生之心一有凶年饑饉則為等死之計羣起而為大盜雖有重法又可禁乎惟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為迂無以唐太宗之治為難無以教化為不急無以峻法為足恃則民皆可使為善

矣

右謹件如前臣智慮短淺闇於世務待罪班列無補毫分伏遇皇帝陛下明目達聰推廣言路每因視朔博訪在廷臣輒以狂瞽仰塞明詔干冒天聽敢逃刑命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乞不遷開封府狀 七年正月八日

右臣準尚書省批送工部狀乞遷開封府於舊南省令禮工部與將作監同勘當者臣竊以開封府自太祖皇

帝開國建置於此太宗真宗皆嘗尹京潛龍故跡至今
存焉昨因廨舍遺火逼近原廟遂有遷改之議若以火
而遷則廟之東北皆有民居比之開封尤更不遠火何
可防又舊南省已為試院今欲以開封府為試院豈可
不嚴火禁乎若以開封敲撲之地不可近原廟則景靈
宮在祖宗時已有列聖神御比之今日輕重亦均若以
狹隘而遷則祖宗以來官吏所容亦足以治事且開封
非貯火之所但長吏與僚屬住家於其中爾比之民居

孰為難防唯當申嚴火禁或築高牆以為隔限亦可以
備患矣今乃欲改已成之試院為府廢百三十餘年之
府為試院此兩大役營造不小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
之無不言費省而易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
人力虛費國用無大利害不必遷也今若因舊興葺稍
徙近南比之兩處營造功費猶小凡官舍數遷改則民
心亦不定不若因其故便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稱之蓋為國者姑務省事

不欲多變革也伏望聖慈更賜詳擇謹錄奏聞

范太史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二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邇英閣奏對劄子 元祐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掌國史伏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陛下嗣位於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日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

署無倦可謂勤於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陛下睿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想望太平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羣生之望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陳祥道禮官劄子 四月二日

臣伏見秘書省正字陳祥道深於禮學用意專精求之諸儒未見其比昨任太常博士上其所著禮書一百五

十卷嘗擢寘秘省校正之職雖為清流然祥道之學未
有所施今太常禮官皆朝廷所選用宜更多得禮學之
士則議論有所質正伏望聖慈候禮官有闕員復以祥
道充職與理秘書省校正資任如及歲限就除貼職不
唯禮官得人亦朝廷器使人才用其所長之意也取進
止

薦張舉劄子

臣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張舉志趣髙潔詞學清贍治

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又屏居不仕已二十六年今年四十九歲元祐之初以近臣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竊惟朝廷常患士人廉退之風未立無以厲之唯稍奬進安恬之人則奔競者不抑而自息如舉之履行文學豈可使老於巖穴終不收錄方明聖在上樂育人材必不其然況前後累有臣僚論薦不一伏望聖慈特以不次擢寘館閣必恊士論若以舉未嘗歷官或乞且令校黄本書籍以待任使如蒙朝

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與同罪取進止

進家人卦解義劄子 五月四日

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月一日已御邇英又先降聖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以後北郊奉祠未獲入侍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蓋未之有由漢以下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內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為

萬世法臣愚竊為陛下重之謹案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輙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為觧義一篇謹録上進以代奏事伏望聖慈少賜省覽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進

家人卦

䷤ 離下巽上 家人

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内為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謂六二也男正位乎

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

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聽如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為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天下之為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于太姒友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内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内以相成故文中子曰明内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僻志無淫好所以閑家也昔者桀惑於末喜故夏亡紂惑於妲巳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亂唐高宗制於武后唐祚中絕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

於初也閑之在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正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為倡陽不為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无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

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箱筥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嬖女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襃姒滅之皆反此者也九
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
陽居下卦之上為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
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有
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
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
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
少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

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
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愛也
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
教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
恤而吉王假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
舜文王是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
處家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
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

變也嚴之者所以長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舉魏釗劄子

臣伏見內殿崇班成都利州路走馬承受公事魏釗資性詳整風力敏彊曾歷邊任所居稱職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陞擢邊要將領繁難任使以觀其才取進止

論求言劄子 七月

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為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為臣不易也

君知為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於臣臣知為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於君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於為德矣君知為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為君之難則所樂者唯其言而人莫予違也夫為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舜知其如此故答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人臣得行其言則天下之士願立於朝故野無遺賢賢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

之賢人又動必稽于衆舍已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
得其所不廢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
故以此告舜舜以堯為法故以此答禹其要在於聽言
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
粟以救饑則與此正相違齊王為民父母坐視齊國饑
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譬之馮婦搏虎
豈得嘉言無所伏哉臣觀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
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民見牛將

死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之是以民饑而不救此所以為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孟子見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萌生之物一日溫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哉此所以為不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聽言用賢也昔仁宗謂輔臣曰如聞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稼穡登茂後或災傷畏罪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不罪州郡吏而聽

除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請加之罪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於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豈當加罪也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陛下以舜禹之言為法以仁宗之心為心以齊王為戒知為君之難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訪問使嘉言日聞賢人日進則四海生民幸甚仁宗故事伏乞常留聖覽取

進止

議合祭狀一 九月朔日

準尚書禮部牒親祠皇地祇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官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聞奏者

右臣等謹案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三代之禮天子無不親事天地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自玉器牲幣樂舞皆不同由漢以來乃有合祭之文至於國朝踵

為故事元豐中神宗皇帝用禮官之議詔定北郊親祀之儀始罷合祭之禮陛下嗣位於今八年將肇祀圜丘而疑於未見地祇欲循祖宗之舊則禮不經見欲如元豐之制則慮北郊或未可行故下有司博議此誠欽崇明祀慎重之至也臣等謹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禮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親今三年一郊已非古典而北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因見地祇則

是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朝廷審能以夏日至盛禮備物躬祠北郊舉千餘年之墜典此則三王之盛復見於今矣其誰敢以為不然然臣等竊恐北郊之禮未必親行徒崇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禮亦非聖情之所安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謹錄奏聞 太常博士臣張瓛 殿中侍御史臣吳立禮 起居郎權給事中臣喬執中 尚書戶部侍郎臣蔣之奇 御史中丞臣李之純 權戶部尚書臣錢勰 翰林侍講學士臣范祖禹 翰林學士兼侍讀臣顧臨

二 初十日

右臣等近於尚書禮部集議親祠皇地祇已具奏聞伏請南郊合祭未聞聖旨指揮臣等竊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年矣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猶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不可盡同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以先代之禮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

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葢周不能行也先帝朝獻
景靈宮十一殿一日而徧陛下一歲乃徧亦因時制宜
欲可行也合祭之禮臣等不敢遠引前代自太祖建隆
四年初郊至於元豐百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禮後嗣可
以遵承天地父母理無不可以並不得言瀆太祖平一
海内太宗真宗皆致太平仁宗享國長久英宗神宗紹
休聖緒率用此禮神祇饗答非不蒙福報也惟元豐六
年用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云殆非所謂以類求神

之意遂遷皇地祇之位盍以地祇當祭於方丘樂以八變不可以升圜丘也夫周之后稷本朝之太祖皆當享於宗廟樂以九變而周公制禮以祖配天未有或非之者也祖可以配則地何為不可以並乎然先帝所以行之者決欲親祠北郊也若先帝能力行之而陛下未能猶當且復其舊況先帝尚未行乎設先帝已行而復知其難未必不改而從舊也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

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若循祖宗之舊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之他日欲親祠則不果欲合祭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伏恐聖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復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燕享賓客猶不可以如此況事大神祇乎臣等不知今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日之至未易行也減損北郊之儀

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南北郊與明堂間祀則
南郊愈疏亦未為得禮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豈
周禮乎如此則北郊之禮必為空文未有可行之日也
今近舍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遠復三代千餘年
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守周禮為空文虛地祇之
大祀失今不定後必悔之伏望聖慈早以時決無疑於
祖宗之舊以昭大孝之隆圜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禮
則四海羣生並受其福臣等忝備近臣義不敢默謹録

奏聞

進合祭故事劄子

太祖南郊四　合祭

太宗南郊五　合祭

真宗南郊五　合祭

封禪一　昊天上帝　皇地祇

汾陰一　祭后土

恭謝一　合祭

仁宗南郊九合祭

明堂二一合祭

恭謝一合祭

英宗南郊一合祭

神宗南郊四三合祭元豐六年一罷合祭

右謹進呈

范太史集卷二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秦暎登